

# 三彩风·专栏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闺蜜这两天总是愁眉苦脸的,我问为什么,她给了个浪漫的理由:“因为老不下雪!”

因为不下雪,身边咳嗽发烧的人越来越多。为迎接雪花,我们甚至还组织了一次聚会——祈雪会,只因有人说那天夜里雪……我们围坐在桌边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、静候,可它仍没来。

夜深时分,有丝丝凉意,一点点扑面。“呀,下雪了!”我说。闺蜜抬

## 一捧旧时雪

头,良久道:“好像是,哦,不是,那是比蚕丝还细的雨。”

这潜入夜的“蚕丝”,第二天没留下丝毫痕迹,却勾起人更多的相思——没有雪的冬天,还像冬天吗?

南方的冬天无雪,该凋的不凋,该来的不来,一层层树叶,不青不黄不死不活,死乞白赖地挂着,很无趣。南方人真没见过雪的,记得若干年前,武汉落了一场薄雪,比霜还薄,竟也成大趣,一群来自海南的同学深夜不眠,呼朋引伴,在校园“叫嚣乎东西,隳突乎南北”,其情其状,用“撒欢儿”来形容更准确。同室的海南人唤我去赏雪,我当时很高傲地“切”了一声:“这也叫雪?!”惹得人家很不满。

我老家的邻居,两口子都八九十岁了,老太太是广东的,据说是几十年前被男人“骗”来的。男人说:“我家乡好!”女人问咋个好法,男人说:“树上结麻糖,天上撒白糖。”于是,女人千里迢迢奔来了。男人指着树上成串的皂角说:“看,树上不是结麻糖了吗?”冬天,他又幽默地指着雪说:“看,这不是绵白糖吗?”女人不但没哭,反而笑了,因为他对她好,一地白雪,甜得像幸福的谎言。

在浪漫者的心中,一场雪就是一种情怀。

林清玄写过一篇《煮雪》的文章,“传说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,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,对方听不见,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……”我想,倘雪能不化,每场雪都收集一杯,像珍藏一种誓言,等老了,打开柜子看,哇,一生的雪都在,一柜子的回忆也在,岂不妙绝! 柜子也不必太大,因为掐指算来,一辈子也落不了几场雪。

《陶庵梦忆》里,杭州下了一场大雪,作者张岱坐着小船,独自去湖心亭看雪。到亭上,见有两人铺毡对坐,童子煮酒正沸。对方见又来了个赏雪的陌生人,如逢知音,大喜,拉来同饮,畅饮三大杯而别!

雪中逢知己,雪里遇故人,都是人生的温暖事。有一年下大雪,我和先生赏梅归来,天色已晚,见路边有掌灯卖肉夹馍的,便买来两个果腹,边吃边和女老板闲聊。我说,听口音你是某地人。她说,是的。我说我也是那儿某某村的,她说,她姑姑家也是那个村的。我问她姑家人叫什么,于是,她很平静地说出了我胞哥的名字——她,竟是我表妹!

这太戏剧化了,原来,世界这么大,又这么小,大到我们多年离散,小到这一夜的偶遇。我们是两叶浮萍,飘忽而来,又飘忽而去,犹如天上的雪,来了,又走了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## 食尾牙

春节临近,每到晚上,深圳各大酒店的大堂里都是流光溢彩,人声鼎沸。入口处挂着横幅,或支着海报,写着:某某集团年终答谢会,某某公司优秀员工表彰会……行人路过,心里就会思量,自己公司是否也该食尾牙、开年会了?

食尾牙的习俗,北方人或许比较陌生,在广东、福建、台湾等地,则相当受重视。“做牙”是旧时商家祭拜土地公,祈求生意兴隆的仪式,农历二月初二、十六举行,二月二为头牙,腊月十六为尾牙。祭祀完毕,那些祭品就分给所雇的伙计吃,因此便有了“打牙祭”“食尾牙”等说法。

如今的公司,当然不会再搞旧时那种祭祀仪式了。因临近年关,尾牙逐渐演变为公司的年终总结会,日子也不再固定为腊月十六这一天。食尾牙的员工们,不用像旧时打工伙计那般“吃尾牙,看鸡头”,提心吊胆地根据鸡头的朝向,判断谁被辞退了。现在的老板要炒谁鱿鱼,也没必要等到年终。

较大的机构一般都会搞年终总结会,犒赏员工,捎带聚餐,大家Happy一下,算是对过去一年的交代。可能是经济比较发达,又受食尾牙习俗影响吧,广东办年会的风气似乎更浓些。中央三令五申要刹“四风”,党政机关自然不敢再办,今年酒店里大张旗鼓办年会的,都是些非公企业。

年会上,肯定有领导要致辞,这些冠冕堂皇的话,并非参加年会的所有员工都爱听,红包却人人都喜欢。济南那位售楼小姐拿到的500万元年终奖,没人敢去梦想;某游戏公司设置的“女优年终奖”,则有悖常情。不过,无论钱多钱少,能拿到红包,也算得到了公司的肯定,值得高兴。

拿年终奖,要看工作表现,抽奖则全凭个人运气了。奖项设置未必很高,要看老板的慷慨程度,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奖金都可能有,或者就是豆浆机、电磁炉之类的家电等。尾牙的本质就是祝愿,谁若在看年会节目演出的间隙抽中大奖,就算抢到了好兆头。

尾牙宴上除了欢声笑语,也少不了各种明暗较量。人在职场,平时难免会有些摩擦抵牾,年终的大团圆饭就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。职场即名利场,诸般小心思,浮世众生相,都在宴席上尽情上演。

女员工端着酒杯,在宴席上如蝴蝶般穿梭,与这个斟酒碰杯,跟那个贴耳私语。男员工当然也不逊色,有的酒杯一碰混宿怨,有的旧恨未了又添新伤。无论男女,当中都有“厉害”角色,借着酒劲,逼着领导喝他敬的酒。领导在这集体狂欢的场合,也只有苦笑着喝下。

尾牙宴的菜肴里有一道白斩鸡,旧时既用来祈福,又用以裁人。现在的公司员工,肯定不会再介意和关注鸡头的指向,甚至在忙于酒桌上的答谢、应酬时,都未必顾得上动筷子吃一口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前不久有个读者来报社讲述,她对已经分手了十年的前男友念念不忘。不过,那段在她看来刻骨铭心的恋情,在我听来不过是两个异地打工的年轻人,互相看对了眼,又因为现实的困境而分手了。

这样的故事,每天不知道发生

## 世界就是这样子

多少起,实在不算特别,当事人却把自己想象成了言情剧里颠倒众生却又情路坎坷的女主角,曾经沧海过。

后来,她找了一个“心胸很大”的老公,不介意她把前男友奉为永远的爱人放在心里怀念。她很幸运,因为只有“心胸很大”的老公,才能配合她在婚后继续扮演一个受过情伤的女主角。生命不息,表演不止,她甚至想着,在临终的时候,让自己的子女找到早已失去联系的前恋人,来到她的床前。

她的最后一幕应该是这样的,她拉着前男友的手,满怀愧疚地说:“我过得很好,你忘了我吧。”然后倒在老公怀里闭上眼睛,然后两个男人为她的离去痛哭失声。

一个有想象力和表演欲的女人,可以将自己人生中一段平常的恋情,演绎成一出荡气回肠的情感大戏。如果真的是惊涛骇浪的人生,也许反倒云淡风轻,一笑而过了。

黄碧云在《我是女子,她也是女子》里说过一句刻薄的评语:不见得你比别人更痛些,只不过你表达得精彩些。

有一次,女友向我推荐女作家

叶倾城的一篇文章,在文章里她叙述自己暑假接送孩子去上兴趣班的经过:炎热,路途遥远,转车,还要顺道买菜做饭,很重的包,疲劳,酸疼的双腿,还有忍住不让她掉下来的眼泪。女友感动地共鸣着,我却淡漠,每一处兴趣班、培优班的外面,都聚着一群这样的妈妈,又有几个人能用长长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生活的艰辛呢?

关键不在于我们遭遇了什么,而是我们感受到什么,或者更准确地说,我们表达了什么。

蚊子的嗡嗡声,在有些人的耳朵里,是如火车轰鸣一样的大事。被蚊子咬了一口,有人可能不声不响地涂点风油精了事,有人可能要一边抱怨一边大张旗鼓地去找风油精。

并不是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皮糙肉厚,只是在心理层面上,有些人更敏锐,有些人更感伤,生活对他们来说,可能在感觉上会更艰难,当然也会更精彩。

不要去追问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哪一个更真实,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,不同的人眼里的世界是不同的,而我们是哪一种人,似乎也由不得我们自己。